

# 「新巴黎畫派」大師畫作繪出時代反思

# 以筆觸探索戰後抽象主義

戰爭無疑帶給人身體和心靈上的創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改變了歐洲原來的板塊和面貌，還給人們的生命帶來無法想像的衝擊。藝術家利用他們筆下的線條、色彩、風格與結構呈現內在翻天覆地的情緒，記錄了一個破碎的心靈再次得到重生的歷程。「新巴黎畫派」就匯聚了一眾於1944年巴黎解放後漸露鋒芒的藝術家，在各人迥然不同的創作中，讓觀眾看見他們對世界統一的盼望。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苡楠



潘雅德為觀眾介紹彼埃·蘇拉吉作品《無題》。

畫廊 Villepin 創辦人潘雅德。



畫展展出「新巴黎畫派」藝術家的舊照片。

疫情堵塞了人們的心靈，也彷彿遮擋了未來的曙光。畫廊 Villepin 繼首次帶來的展覽《友誼與融合》之後，再次迎來了新的畫展《來蘇之望：新巴黎畫派》。回看過去生活帶來的種種危機，人們都終究從藝術找到了靈魂的出口與重生。畫展由即日起至明年4月23日將帶領觀眾隨「新巴黎畫派」藝術家的作品，感受二戰過後的創傷與絕望，並一同在畫作中燃點對生活的期盼。



漢斯·哈同作品《T1967-H16》。



漢斯·哈同創作於1956年的作品《T1956-23》。

## 顛覆看世界的視角

據介紹，1945後巴黎進入了一段藝術復興時期，湧現了一批非表象派畫家，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彼埃·蘇拉吉、喬治·馬修、漢斯·哈同、尼古拉·德·斯塔埃爾、尚·杜布菲、讓·保羅·里奧佩爾以及趙無極等著名藝術家匯聚於巴黎，表達了對和平和友誼共存的強烈信息。「我們活在充滿危機的環境中，與二戰後的生活無異，很多人都感到迷失，需要新的方向和指引。」畫廊 Villepin 創辦人潘雅德(Arthur de Villepin)為本次畫展給觀眾精心挑選出二十件「新巴黎畫派」領軍人物的畫作，它們除了展示生活的美，同時顛覆了看世界的視角，讓觀眾在生活中發現新的選擇。

縱使年輕的潘雅德沒有經歷過戰爭，出生也離二戰時期甚遠，但作為法國人的他，相信成長、教育以及在收藏藝術品的經驗中，對於「新巴黎畫派」的作品有一定的共鳴和深刻的感受。「這是一批充滿希望和信念的藝術作品。」潘雅德認為「新巴黎畫派」正將文藝復興的作品和當代藝術距離拉近，更重要的是將人與人連結起來。而「新巴黎畫派」作品創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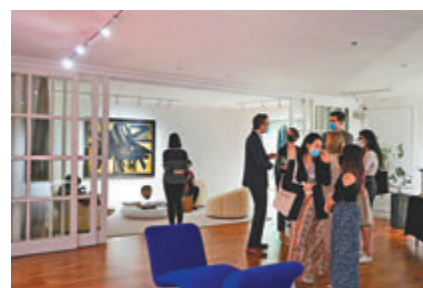
純粹，從來沒有與收藏家、政治等因素掛鉤，容易被世界上每一個人理解，因為它們創作者都是戰爭的見證或者受害者，急切尋找曙光，擁有共同人性在危難之中的追求與表達。「在粗暴的創作和姿態中，觀眾能在作品裏面看見經歷過二戰時期的藝術家正在尋找一種神秘且屬於自己的創作語言，與紐約畫派及美國抽象主義抗衡。」潘雅德提到，這一批藝術家不單單刻畫內心情緒，也有展現了強烈希望與世界重新建立關係的慾望。「即使每個藝術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個性，但他們都有共同的反思，在各個作品的細節中就能找到共同的連結。」潘雅德說。

## 作品體現時代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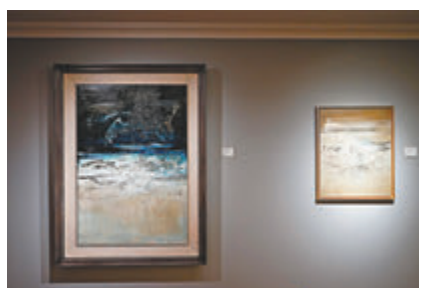
潘雅德提到畫展中，漢斯·哈同創作於1956年的作品《T1956-23》是其中一幅最喜歡的畫作。此作品以綠色作為底色，觀眾能看見藝術家一筆一劃從畫作中的底部豎起藍色和黑色、粗獷的線條一同往上描繪，它們在畫中的中部和頂部相遇、合併，形成恍似一雙手在禱告的手勢，在祈

求新的景況與重建。畫作沒有任何修飾，卻深刻表達了藝術家堅定的追求。

「這是漢斯·哈同內在爆發出來的能量，無法掩蓋的真實，也是對希望的渴求。」潘雅德再舉例喬治·馬修創作於1989年的作品《波哥大兒童對死亡突擊隊的無聲控訴》，那一年他聽到來自大西洋的噩耗，整個環境和他的心一同步入黑暗時期，讓他深受打擊。從畫作中的色彩與粗獷的線條，足以讓觀眾感受藝術家當時永不止息的嚎叫。潘雅德形容這是喬治·馬修抒情抽象的作品，因為他將暴力和創傷一一寫進他的畫作當中，觀眾在觀賞的時候就能感受它沉重的情緒。「作品是一面鏡子，在反映藝術家的內心和社會的現況。」潘雅德認為作品不但針對那個時代以及藝術家的想法，同時也能給現代人的生活帶來嶄新的觀感以及一種宣洩，能在當中引起共鳴感。



畫展《來蘇之望：新巴黎畫派》現場。



藝術家趙無極作品。



「新巴黎畫派」的作品能與今時現在產生共鳴感。

喬治·馬修創作於1989年的作品《波哥大兒童對死亡突擊隊的無聲控訴》。



喬治·馬修 作《法國航空》

畫作《法國航空》由喬治·馬修於1967年為法國航空創作的作品，以藍天白雲作為創作基礎，加上書法的元素，畫中見穩固卻瞬間即逝的線條以及為人熟悉的艾菲爾鐵塔。喬治·馬修利用嶄新的表達手法，清晰地呈現「新巴黎畫派」的特徵，藝術家在畫中自然、自由地揮筆，譜寫出一首詩，讓觀眾看見短暫與永恒的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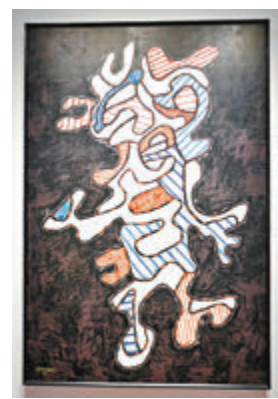
尼古拉·德·斯塔埃爾 作《條紋的花盆》

出生於俄羅斯的尼古拉·德·斯塔埃爾，走過流亡的生涯，也經歷過環境與內心的悲劇，在不同的國家生活過，種種生命的歷程將他孕育成一個出色、遊走於具像和抽象之間的藝術家。其作品《條紋的花盆》記錄了他一段不幸的愛情，是他最經典的靜物畫，強烈的顏色給觀眾帶來視覺的衝擊，同時也承載他對這段關係的表達與憧憬。「尼古拉·德·斯塔埃爾的每一筆都讓人感受到他強烈的情緒，甚至至今仍然回應現代人面對的掙扎。」潘雅德形容。



尚·杜布菲 作《我奔跑》

尚·杜布菲被稱為「新巴黎畫派」的壞孩子，開宗明義反對傳統美學，憑藉原創性和人文主義精神的手法，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件作為創作主題。1964年的作品《我奔跑》，畫作猶如發出尖叫聲，生動地刻畫畫中的主角向觀眾奔跑。細看，再加以想像，在畫中彷彿看見一雙腿、手臂、身軀和頭部，再次凝視卻又看不出任何人，尚·杜布菲藉此呈現生命的不確定、短暫且模稜兩可的表象。



# 鄭百重繪綠水青山 堅守中華民族審美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日前，「綠水青山——鄭百重中國畫展」在福建博物院開幕。鄭百重現任福建省畫院名譽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中國國家畫院國畫專業特聘研究員，是中國當代青綠山水畫重要代表及領軍人物。本次展覽共展出作品38件（套），是其幾十年植根生活、寫生積累，厚積薄發、突破創新的藝術匯報，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等發賀信祝賀。

## 確立鮮明的「鄭氏青綠」

鄭百重先生早年拜師於陳子奮先生門下，後師從陸儼少、林散之等先生，在繪畫、書法、篆刻等方面廣收博取，搭建了自己的繪畫理論體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鄭百重遠赴美國，一邊在大學從事中國畫教學，一邊汲取西方藝術養分，在借鑒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確立了自己的中國畫語言，堅定了中國文

化的自信。2000年以來，鄭百重在青綠山水繪畫及理論方面不斷深入研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確立了鮮明的「鄭氏青綠」。

據介紹，「青綠山水」是一種中國畫的技法，以中國畫中施用濃重的礦物顏料的石青和石綠顏料為主，宜表現色澤艷麗的丘壑林泉之美。記者在現場看到，鄭百重的山水源於傳統，富有新穎創意，其作品氣勢浩大，技法嫻熟，色彩運用獨特，並融入油畫、版畫等技法，把中國的山山水水表現得無比壯美。在鄭百重筆下，景致的色彩不僅生動亦十分艷麗，畫面的特徵展現得



鄭百重作品《青銅花卉》



鄭百重作品《海上絲路新篇章》

淋漓盡致。據鄭百重介紹，其山水畫的氣韻、丘壑以及筆墨都是建立在基本寫實基礎上的寫意性表達。

## 源於生活高於生活

鄭百重代表作之一《海上絲路新篇章》是絲綢之路海上沿線國家的描繪，畫面恢弘，「我在構圖、筆墨、色彩等方面都脫離了古典青綠山水程序化的東西，用『鄭氏青綠』詮釋了海上絲路的盛世華章。而《秋染喀納斯湖》在青綠山水造型方面有極大的創新，可以使觀眾真正感覺到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經過高度提煉後的



鄭百重作品《秋染喀納斯湖》

藝術展示。」鄭百重如是介紹。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為展覽發來賀信。范迪安說，鄭百重從80年代開始就有志於在青綠山水上下功夫，後來也一直把青綠山水作為學術研究創作的課題，幾十年如



參展嘉賓合影留念

一日。鄭百重畫展能夠引起大家進一步分析，特別是圍繞着如何更好地振興中國青綠山水這份沉甸甸的傳統，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國國家畫院院長盧禹舜亦認為，鄭百重的青綠山水畫堅守了中華民族的一份審美理想。青綠既作為一種技法，同時也有一種精神上的繼承。「我覺得鄭百重的作品具有個性特徵，辨識能力非常強，這個時代，如果說沒有鄭百重，中國當代美術史，特別是青綠山水畫，好像就缺了一份光彩。」據悉，此次展覽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國家畫院、福建博物院等主辦，由福建省美術家協會、福建省畫院承辦。